

母爱

曹宇阳

“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等你吃饭。”

“我加班,不要等我了。”

“这几天降温,不要受凉,还有……”

“好了好了,知道了,挂了,有事,晚上给你打电话”。

因为手头有一件急需处理的事情,烦躁的心情让我匆忙挂断了母亲的电话。只想尽快将那件棘手的事尽快解决,待到事情解决,看看时间,已经夜里1点多,因为满脑子都是案子调解的事情,心里的那股烦劲一下子涌了上来,我便走出大门想独自散心。我打开手机看到一条母亲发来的短信:“儿,还在忙?吃饭没?”短信的时间是凌晨12点15分。给母亲回电话的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

母亲文化不高,发短信还是她逼着我教给她的,那时我很不耐烦地教了很多遍,她才学会。母亲学会后很高兴,说:“学会发短信后就能随时联系你,又不打扰你工作。”想起她那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是那么得意,也许是在向儿子“炫耀”自己会学会发短信的本领。

我知道,母亲还在等我的电话,当我准备回电话时,心里那种说不出的滋味让我将电话挂断了,感觉自己像小时候做错事似的不敢见母亲,犹犹豫豫,心存愧

疚……

母亲如今已退休在家,按她的话说:“从今后,我就是你们的专职后勤部长。”其实,母亲一直就是。家里的大小事都是母亲在张罗操办,她是个很勤快的女人,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母亲还很好客,表弟、表妹小时候总吵着来我家玩,因为不仅能玩我的玩具,更重要的是能上母亲做的大馅饺子,只要家里来客人,母亲总是张罗着包饺子,买菜、买肉、和面、擀皮、包、煮……一套程序下来,不一会,几大盘饺子就上了桌。

我是母亲的心头肉,刚刚步入社会时,我离开了家乡,工作换了又换,收入却越来越低,每月除了房租也就所剩无几了。为了让母亲放心,通电话时我总是报喜不报忧,那时母亲心里其实不信任我的话,但为了不打击我的自尊心,也就只能强忍着。几行千里母担忧,在外漂泊,母亲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我,为了让我能吃好,一到周末,母亲就包上一大袋子的饺子在冰箱里冻起来,第二日再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起来,手提着饺子坐上火车给我送来,放在冰箱里让我随时能煮着吃。赶上周末加班我不在家时,母亲就给我收拾屋子洗衣服,自己简单吃过午饭就坐上下午的火车回家了,虽然没有能见到儿子,但能

将饺子给我送来,帮我收拾家,母亲那时也已觉得满足了。母亲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她就是希望我能有个稳定的工作,有个美满的家庭。

后来,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经过努力我晋级入围,加入了公安队伍,并能够回到家乡工作,陪在母亲的身边,接到喜报我第一时间赶回家想着给母亲一个惊喜,回到家,当我将喜讯告诉母亲后,母亲一下子愣住了,躲进房间放声大哭了起来,母亲的举动让我不知所措,父亲对我说,“让你妈一个人待会,这两年,她确实付出了太多……”事后,听父亲说,这两年,每次母亲送饺子回来,她都是一路哭着回来的……母亲太希望能过得好一些。

喜上加喜,好事连连,我的婚期订了下来。那段时间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刻,每天灿烂的笑容总是挂在母亲的脸上,婚礼前要准备的东西很多,母亲人缘好,亲戚朋友都来帮她置办,母亲很守旧,坚持要为我亲手缝制新棉被,每次下班回家,母亲总是躺在床上戴着花镜一针一线地缝着,堂姐看着她动作慢慢便要帮母亲,可被母亲“严词”拒绝了,母亲说,这事她得自己来。在为我装修新房上,母亲可是花了很大心思,几乎每天都要去装饰公司,

我不愿把那个承载着成长点滴的地方叫做故乡,总觉得“故乡”好像披着一层旧的发黄的外衣,让人不由得想到“阔别已久”这个有些哀怨与离伤的字眼。在我眼里,她不是故乡,是我的家乡。“家”是我人生的起点,是我外出的期盼,是永不改变的港湾。

我的家乡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北方农村,春天抽芽的杨柳、夏天池塘的蛙鸣、秋天金黄的棒子,冬天顶着白纱的小麦,都是家乡的形象。周末,我和爱人溜达在日头晒的暖洋洋的乡间的小道上,每每路过有青苔爬上的青砖老舍,眼前仿佛有往事一闪而过,坐在墙角一板一眼纳着鞋底的老太太们,爽朗的笑声在空中弥漫开去。

儿时的乐园是村子里任何一处能撒欢的地方,喊声、笑声夹杂着时不时的哭声,两手拍着屁股大喊着“驾!驾!”的疯孩子们如今也已成为了顶门立户的汉子了,我当然也是这些在街上疯跑着“调皮玩意儿”中的一员,直到现在,我的脑门上还有一个疑惑,那处被头发遮住的地方,就是我儿时战斗中败下阵来哭着跑回家的记忆,但是我被自己的愚蠢感到很无奈,我竟然至今都没有找到谁是我那处疤痕的制造者。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我还是会问母亲:“妈,您到底记不记得当时是谁拿石头砸我的啊?”母亲一句“满大街的疯孩子们,我哪搞得清啊,算了吧,这就是个无头案。”突然,我觉得有些失落,并不是找不到“肇事者”的失落,是心底被翻起来的童年记忆终究成为久远的让人模糊的过去的几许忧伤。我想,无论过去多久,家乡总有一个属于我的童年,那里有我跌倒爬起的每一个瞬间,那里是我成长的摇篮。

我离开家乡的日子并不太久,所以那就是家乡,远未久运到成为故乡。现在就算工作再忙,我还是会挤出时间回家看看,并且是带着激动和幸福,我不是适合远行的人,我是个恋家的女子,连工作和爱情都是在离家乡不远的地方,我有时会开玩笑地对爱人说,要不是我恋家的缘故,你哪有这样的福气啊。当然,能在离家乡巴掌远的地方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是我的福气。



家乡

胡向楠

家乡带给我太多的留恋,让我奔波忙碌的脚步只有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庄才能找到久违的慢节奏。家乡的味道更使我的整个心变得清新柔软。家乡的味道是春雨过后泥土的气息,土地像刚刚发酵过一样,散发出他们的生命力。家乡的味道是夏天堆积成山的麦秆,那时候,整个村庄的孩子们就把他们的游乐场转移到了大人们忙碌着收获的麦场。家乡的味道是秋天金黄的玉米,满地的玉米秆站在高远的蓝天下,等待着人们的收获,偶尔遇到一两枝没跟上节奏的嫩家伙,折一枝嫩嫩的玉米秆,细细地嚼,清甜的味道爽爽的,比大人总是不给买的水果糖好吃多了。家乡的味道是冬天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是生的旺旺的炉火里躺着的烤红薯,小心翼翼地剥掉外面那层烤焦的皮,轻轻一掰,一股白气冒了出来,屋子立刻弥漫起烤红薯的香味。

家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力,让她成为我心灵永远的牵挂?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始终留着我们的根,烙着我们终生的印记。我们每个人都在路上奔波,希望能早日离开农村,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走进城市,拥有新鲜亮丽的“外衣”,我们终究还是想要拥有成功,收获骄傲,我们走啊走,线却依然紧紧地攥在家乡的手心里。

(作者单位:武安市公安局)



阿诗玛

梁桐纲 摄

(作者单位:省公安厅政治部)



飘忽的树叶

徐国志

伙伴们的乳名戴在陌生人的头上

山峰是可倾诉的,在我落寞的时候等在那默默无语,任凭风来云往,停靠脚步和欲望,像宽肩膀的邻家大哥

落叶纷飞的傍晚,树木、溪流,不远处的山岗,和我一道感受秋色已被西风一点点点的运到别处

(作者单位:承德市公安局)



天鹅

李建东

她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她很圣洁,很美丽,让人无限向往。人与自然的纪录片里,淡淡的云里只能看到她的影子,雪白的双翼掠过蓝宝石一般的水面,像一首乐章中失散的音符,以超越人的感觉速度消失在森林中,勾勒出一幅飘渺的风景画。

有一天,朋友告诉我,天鹅落户鹤城,我倍感惊讶,眨了几下眼,心里嘀咕,这怎么可能呢!几天后的清晨,我一个人半信半疑中漫步到东湖,眼前一亮,几十只黑白镶嵌的天鹅在湖面上嬉戏,悠闲自得地引颈高歌,或结伴穿梭于桥下,或展翅飞翔,它们就在咫尺之连的浅水里尽情享受,岸上还有沐浴在阳光下梳妆打扮……用徐志摩形容美女的两句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毫不为过,更加恰如其分,而彷徨的我在半醒半梦中。此时感觉她的身体仿佛没有重量,在天空与碧水之间,随意地一展翅,成了一尊不是艺术家所能够创造的雕像。

天鹅是神话,演绎着爱的真谛在人间。天鹅丧偶后,就会终日伫立,不忍离去,最后扶摇长空孤鸣,千百年来忠贞不渝的故事流传不息。使心灵的感触漾起一道道微波,从那一刻感受到什么是惜惜相依,更叹她的高尚情操。我们比不了天鹅,身体不能够飞翔,但人类的心灵还能够飞翔,甚至比天鹅飞得更高远。体会一下那是多么感动的一幕啊,心灵在云间飞翔,多少次在世界上回旋,清辉里润笔,将天空写满一块彩板吟哦她,浅唱她,沉醉她。

(作者单位:广平县交警队)

龙宫水源 贵在高标 天然矿泉水纯净水 订水热线:0311-87755322

把爱情种成一枝莲花

英子

那年,母亲22岁,父亲也是22岁。她与父亲的结合,多多少少有一种赌气的成分在其中,但也不能否认,这一切早已冥冥注定。后来母亲说,也就是在那样的年纪,才会那么偏执。如果再长大一些,再成熟一些,或许她与父亲的一切都不会存在,包括浪漫、痛苦和伤感。

那时的母亲,白皙的脸庞、忽闪的大眼睛、黝黑的长发、质朴的素衣,是那个年代极其标致的女子。说媒的,总是愿意将那些母亲不曾见过不曾听过的男子说得天花乱坠。母亲不说话,不反驳,只是笑着摇头。媒人说父亲家境好,人老实,长得俊。但是,母亲心里有自己的标准,她始终都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而外婆也是个极其认真和挑剔的人,她否定父亲的理由很简单:英谈,是个山旮旯,山高地远,嫁过去,一定是受苦的命。

媒人不甘心,几乎踏破门槛,每次都不外乎夸人的言辞。然而,就在母亲有些许兴趣的时候,媒人的话陡然转变,不再说如何如何好,而是列了一大堆的不好,这让母亲很是纳闷。

等她与父亲结婚后,父亲才告诉她,媒人见过父亲后,一心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所以说些父亲的坏话想断了母亲的念想。只是父亲执意要娶母亲为妻;而父亲也知道了,母亲为了嫁他,硬是拿出了自己定要嫁到山旮旯的脾气,并且说哪怕人是丑八怪,家穷得叮当响,她都执意要嫁。

母亲说,父亲是真心想要娶她的,而她,就是为了和媒人赌气。

父亲从与母亲结婚的那天直到他离世,他都把母亲当成一个女儿来疼。母亲说,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父亲只疼爱了她13年。

至今,家乡的很多人都还记得,父亲每次下地都要带着母亲去,但是在地里埋头干活的,总是只见父亲不见母亲。——父亲心疼母亲,留她在家,怕晒坏了她,带到地里又怕太阳晒到了她。而母亲,似乎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亲的爱,愈发变得娇柔。

那次,他们去山上干活,母亲不小心伤了脚,父亲便一路将她抱回家;那次,母亲和父亲生气吞食了一把药片,醒来后父亲抱着她痛哭不止;那次,母亲和父亲吵架,气得父亲一把拉过她,

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两巴掌,结果把她打笑了……他们生儿育女,聊聊我我、吵吵闹闹、离家出走……所有柴米夫妻会做的事情全都做了,日子一天天过了下去。转眼,他们三十四岁。在此之前,母亲就是父亲除我之外的另一个女儿,他疼她,宠她,每次看母亲的眼神都充满爱意和柔情。

1995年,父亲在参加县里组织的筑路工程中出了工伤,母亲突然变得坚强起来,一个人跑进跑出,要照顾父亲,要照顾家里和地里,风里来雪里去。当母亲带我和弟弟到邢台市第三医院看望父亲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眼睛却望着母亲。至今,我的脑海中依然记得父亲的眼神,心疼,无奈,歉疚……

年末,父亲出院,下了车,母亲很自然地挽过父亲的胳膊,慢慢地走。而父亲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搀扶,虽然身体依然虚弱,但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后来,父亲一刻都不能离开母亲,母亲在院子里,他就到院子里坐着;母亲进了屋里,他就到院子里和母亲大声说话;母亲去井边挑水,他站在院墙外等;母亲去地里,他跟着去,坐

在地边的阴凉处指导母亲……犹如颠倒了,原本依赖父亲的母亲竟成了父亲的依赖。

后来,父亲几次三番住院,母亲日日夜夜守候着他,给他洗脸,喂他吃饭,帮他穿衣……直到父亲去世。

那之后,母亲变了,忧郁、伤感,她总是问我,有没有梦到父亲。我说没有的时候,她“哦”一声,不再说话;当我说有的时候,她“哦”一声,自言自语抱怨父亲狠心,从不曾进入她的梦里。

父亲去世时,按照当时的习俗,只用一具露着木纹的梧桐原木棺材装了埋到了一棵树下,算是寄埋。七年后,母亲做了一个让村里人都震撼的决定——给父亲迁坟。当时,家族里的人有反对的,有的人不敢过问,只有母亲坚持,要在父亲去世的第七个年头,将父亲永远地安置在西山——那里,父亲可以俯瞰他在世时所种过的土地,所走过的山路,所养有的儿女,所惦念的父母,自然也有他放不下的妻子……

自此,每年的清明节和寒食节,母亲总是如约到西山给父亲上坟,给他送纸钱,陪他说话。

有一次,母亲病重,醒来后她说,感觉父亲一直在她的身旁,握着她的手,陪她说话……其实,是母亲太想念父亲了。

十几年来,很多人都劝母亲可以往前再走一步,包括我和弟弟,在长大后也劝母亲如果有合适的,可以考虑。起初,别人一提,母亲就会哭;后来,母亲只是微笑不语;再后来,母亲笑着说,一个人习惯了。

虽然,在母亲的生命中,父亲真正陪她的时间不过是13年;而在她心里,父亲陪她的时间俨然将是一生。他们彼此,用真情和守候,打动粗糙的生活,已将爱情种成了一枝莲花,有苦涩,也有甘甜。

大概,父亲和母亲来这一世,不为别的,只为彼此间多些温暖,而这或长或短的温暖中,一定有好多的光阴,让他们醉、让他们疼、让他们念、让他们一生,不能忘记。

(作者单位:省公安厅政治部)

